

勇敢當自己！？——大學教師課堂「出櫃」的探討

駱芳美

摘 要

古語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就是強調「人師」比「經師」更能發揮教育的功效，而能勇敢當自己更是身為「人師」的要件。「出櫃」是同志族群自我認同、勇敢當自己的表露。本研究訪談十位任教於美國中西部大學的同志教授，針對他們在課堂上出櫃的心路歷程進行探討。根據訪談，六位表示贊同也付諸行動、兩位覺得沒有必要但並不介意學生提問、一位覺得必要但自己還沒有準備好要出櫃、一位覺得沒有必要也不會如此去作。參與者表示出櫃的動機是渴望能當真正的自己。然而是否會真正出櫃則又受到找到角色模範與親友的支持、專業訓練背景、個人家庭生活的轉變、教學課程的目標，以及工作環境的安全與穩定的考量等因素的影響。同志教授選擇出櫃的教育理念是因相信相信最好的教材是由「心」出發、相信「自己的人生故事」是給學生最好的典範，以及相信透過出櫃所營造的教學氛圍有助於學生「勇敢當自己」。針對同志教授出櫃對教學氛圍之影響的探討歸納所得，教授是希望出櫃能讓學生感受到歸屬感並增進師生之間真誠的互動關係、幫助學生瞭解與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並幫助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塑造自己並從「不舒服感」中去擴大視野。最後研究者提出數點建議作為未來研究與實施建議的參考。

關鍵詞：出櫃、同志教師、自我揭露、性取向、大學教學

駱芳美 美國蒂芬大學 (通訊作者：lawf@tiffin.edu)

壹、緒論

「同志」的議題極易引起爭議，所以多數同志教師選擇躲在櫃中(closet)，隱藏身分以保護自身的安全，免得受到批判與歧視。然而自古以來的教育理念強調「人師」比「經師」更能發揮教育的功能。根據人性諮商學派的理念，要當人師，就應該先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與理解、勇敢當「真正的自己」(authenticity)，並能以真實的一面與學生互動。存在主義指「真正的自己」是勇敢的以真實的面貌活出自己的價值，遇到困難時不逃避，勇敢去面對 (Corey, 2013; Deurzen & Adams, 2011)。個人中心學派的創始者羅吉斯(Rogers) 相信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的潛能，唯有透過真誠(genuine)、接納 (acceptance)、瞭解 (understanding)以及自由的思考空間 (freedom)才能被激發出來。當自己的要件之一是不再假裝，當真誠的教師更是如此，在面對學生時要能勇於表達真正想說的話和行動，所建立的關係才是真實的，才能幫助他們找到真正的自己 (Kirschenbaum & Henderson, 1989; Rogers, 1961)。

「出櫃」(coming out)一詞用在同志族群指的是自我認同的表露，它是一個過程，每出櫃一次，就是往「勇敢接受自己」的目標跨出一大步 (Wright, 1993)，是讓他人認識真正自己的重要途徑(Allen, 1995)。一般人常誤以為「出櫃」是涉及親密的性關係層面，其實它涵括表露性取向、家庭生活、智慧、道德價值、藝術創作與政治觀等。勇敢出櫃當自己的人才能有效的將其生活的各個層面加以整合，充分發展潛能與提昇其人生的意義，並與他人分享。身為同志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主要互動交流的對象就是學生 (Gregory, 2004)，但卻難免擔心萬一表露真正的自己，學生無法接受，會讓自己無地自容(Kirschenbaum, 2009)，Johnson (2009)的親身經歷就是一個例子。Johnson 在大學教書也是個女同志，對性伴侶 (partner) 的兩個

女兒視如己出，雖未懷胎受孕過但從參與養育女兒的經驗中對「母親」的角色很有體會，所以在教授發展心理學時，常會分享自己的經驗，學生也就認定她應該是有丈夫的人，便問起：

「教授，請問你們夫妻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的生活？」(Johnson, 2009, p.186)。這個問題難倒了她，內心掙扎著「要不要出櫃以自己的經歷作為教學的例子」(Johnson, 2009, p.186)。如果說謊，等於是否定自我認同與專業的誠信度；如果說實話，可能會遭到學生的排斥。兩難之下取其輕，她選擇迴避事實，但撒了謊心理卻相當不自在。回到辦公室後一位學生跟過來質疑：「教授，我知道您是同志，為什麼要說謊？」(Johnson, 2009, p.187)。那時候 Johnson 才教書四年，像很多同志教授會怕出櫃影響教學評量 (Cress, 2009; Ewing, Stukas, Jr., & Sheehan, 2003; Russ, Simonds & Hunt, 2002)、失去工作 (Johnson, 2009)或妨礙昇遷(Heinz, 2002; Johnson, 2009)。其實 Johnson 的顧慮也非無中生有，Russ 等人(2002) 研究就發現學生會給予同志教授較低的評價。而其想隱藏自己卻又不好過的心理矛盾也非特例 (Allen, 1995; LaSala, Jenkins, Wheeler, & Fredrisken-Goldsen, 2008)，如同 Johnson (2009)道出：「...教學二十年了...我仍然很難把同志身分和自我認同整合起來放入教學中」(p.186) 和 Allen 自承：「要刻意隱瞞自己的家庭狀況是很有痛苦的」(1995, p.138)，都道盡了心中的無奈。但想勇敢出櫃，結果也不盡都順利，Khayatt (1997) 就是一個例子。坦白表露自己是同志後，學生對她的態度變得很敵對，抱怨說聽她上課「非常不自在」。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發生，以保護自身的安全與維持形象，隱藏秘密似乎才是上策 (Bok, 1983; Dolan, 1998)。Luboff (1992)從情境特定 (situation-specific)的觀點也警告同志老師出櫃會破壞教學效果，即使只有一個學生聽後緘默不語也是不良影響。

儘管是如此，誠如 Crew 與 Norton (1974)所言：「出櫃不純粹是意識的行動；它是學術的責任」(p. 288)，基於此為數不少的教育工作者

克服萬難選擇出櫃。爲了瞭解大學同志教師「課堂上出櫃」的心路歷程，本研究從文獻探討與實地訪談著手，以期能針對此議題架構出清楚的梗概。

貳、文獻探討

一、出櫃的動機與心路歷程

「我要帶著真正的自己進入課堂上」(Allen, 1995, p.136)。許多同志教授基於爲人師表的責任，如 Allen 一樣下了如此的承諾。其動機與心路歷程到底是如何呢？

(一) 期望以自己為教材，示範如何當真正的自己

「把『人』帶入教學中會比光作客觀假設的討論更具有教學意義」(Johnson, 2009, p.189)；「保持緘默者是未盡到教學的責任」(Silin, 1999, p.104)。兩位學者的金玉良言點出了「教師本身就是教學素材」是當「人師」與「經師」的最大分野。基於這個理念，Allen 選擇出櫃，下面是她的故事(Allen, 1995)：

這天 Allen 在「性別角色」的課上進行「區分不同」的活動，她唸出不同影星的名字，要學生聽到每個名字時將其直覺反應寫下來，討論時有位學生批評著某位女星是女同志所以不女性化，其他同學也加入了意見，批評性的言語紛紛出籠。聽到學生對女同志存有偏見，Allen 心理掙扎著：「要給學生機會教育或是不動聲色，以保護自己爲要」(Allen, 1995, p.139)。她擔心出櫃會受到歧視，失去教師的尊嚴；但課堂上一直在教導學生如何面對與改變，她應該心口合一以身作則。明知學生可能會有同性戀的恐懼症(homophobia)，但因為相信自己的誠實可提供學生最好的典範，坦誠的出櫃就是最好的教學素材，在保護自己的安全或是冒險的心理衝突中她選擇了後者。

主意打定，便向剛發表意見的學生輕聲的說：「我是女同志，你覺得我不女性化嗎？」此話一說頓然一片沉寂，全班同學張大眼睛望著

她。爲打破僵局 Allen 邀請同學表達看法，終於有人說了一句：「我不在乎。」表達其無所謂之意。基於 Lorde(1984)在《善待外人》一書中提出「覺察到不一樣是很重要的」的論點，Allen 希望灌輸給學生「忽略不一樣而不去處理它，就是把不一樣當作異常，這會讓不一樣的人感到受到壓抑與苦惱」(Allen, 1995, p.139) 的概念，便繼續向學生表白：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同志的身分，但這就是我」(這時她聲音抖動，臉部潮紅)「請各位全心照顧我真心的揭露並善待我表露的訊息，給我機會，讓我有機會學習信任你們」(Allen, 1995, p.139)，講完後她宣佈下課。

這時很多學生上前來感謝她的分享，學生的打氣與支持讓她出櫃過程充滿了溫馨，也拉近了她和學生間的距離，往後學習氣氛變得更加活絡 (Allen, 1995)。

根據希望理論，人們無法給別人自己所沒有的東西(駱芳美、郭國禎，2011)。教學的能量是從心底發出，教師若缺乏自我肯定，其教學就無法觸及學生的心靈，進而去感動並引導學生學習。Orlov 和 Allen (2014)的訪談中一位心理學教授就坦承：「隱藏身分是我教學中最大的攔阻，因那與我誠實與開放的人生理念不符，讓我的教學失去了能量」(p.1034)。古語說：「言教不如身教。」Allen 的故事就是一個實例。

(二) 期望透過示範「勇敢當自己」的典範提供給學生支持的動力

師生互動的關係對大學生學業的成功是相當有助益的 (Micari & Pazos, 2012; Stout, Dasgupta, Hunsinger, & McManus, 2011)，此互動關係對同志學生更爲重要。研究發現同志學生對與教授互動的滿意程度比一般學生還高 (Garvey & Inkelas, 2012)，較能感受到教授對他們學業與生涯選擇的支持及心理健康的關心 (Linley, Nguyen, Brazelton, Becker, Renn & Woodford, 2016)。在課堂若有學生使用同性戀恐懼症的用語 (homophobic language) 教授

會加以挑戰、開放機會讓學生討論同志相關的議題、不使用性別的代名詞(如不用「他」或「她」，而是用「他們」來稱呼)且以學生希望被稱呼的名字來稱之時，會讓同志學生覺得受到尊重。當教授撥冗參與同志社團活動，也會讓學生感受到教授的支持 (Linley et al., 2016)。

研究顯示，同志學生極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與瞭解，並有榜樣可學(Rankin, Weber, Blumenfeld & Frazer, 2010)，所以當聽到教授公開向學生坦露身分時，對不敢接受自己與害怕出櫃的學生就是一股支持的動力與勇敢當自己的最佳典範 (Wright, 1993)。有此經驗的人日後成為人師也較會以在課堂上出櫃來表達對同志學生的支持(Heinz, 2002)。反之，未有榜樣可學的人，會因怕被嘲笑而躲躲藏藏，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其社會壓力感、自我傷害(self-injurious)和自殺率也會因而比一般學生顯著的高 (Blosnich & Bossarte, 2012)。Tetreault、Fette、Meidlinger 與 Hope (2013)針對同志學生對大學氛圍 (campus climate) 感受的研究，顯示當同志學生在校園裡感受不到支持時較會有輟學的念頭。因此教授在課堂上的出櫃就是在傳達給同志學生肯定的訊息，讓他們知道教授也有同樣的經驗，是瞭解他們的，透過這樣的示範可教導學生如何肯定與勇敢當自己 (Allen, 1995; Johnson, 2009; Wright, 1993)，如此做會增加學生對該教授的安全感、信任與尊敬 (Wright, 1993)。Monifa (1997)提到自己出櫃後學生與他的關係更接近，更期望能接受他的指導。Wright (1993)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故事發生在 Wright 教書的第一年，教授「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這門課，雖早以打算利用教「性取向」這單元時出櫃，但這天來到教室面對著六星期來已逐漸熟稔的 25 張臉與專心聽講的眼神，她仍忐忑不安：「要告訴學生自己是誰有這麼難嗎？到底在怕什麼？」也許是擔心出櫃後學生不再會尊重她，會把她歸入異類看待。但若不出櫃在討論性取向時會覺得自

己很污穢，無法真誠的與學生對話。她一向喜歡以對話和講故事的方法來上課，自我表露是其中的要項。「我毫無選擇，這要冒一個很大的險，但我決定去做」(Wright, 1993, p.26)。

出櫃中她向學生表明心中的害怕、決定出櫃的緣由、澄清人們對同志的迷思，以及身為女同志的心路歷程。整個過程全班鴉雀無聲，分享後也無人回應，她心裡五味雜陳的，不曉得學生的沉默代表什麼意思。提醒學生若對這主題有任何問題下堂課帶到教室來討論後宣佈下課，學生安靜的快速離去。

跌坐在椅子上，努力平撫著激動卻又困惑的心靈，突然有腳步聲傳來打斷了她的思緒。回頭一看是班上的一位學生走過來，輕聲對她說：「教授，我要告訴你我是個女同志，雖然我從來沒有這樣稱呼過自己。這是我人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存在的真實性，謝謝您的勇敢表露」(Wright, 1993, p.26)。

這個表露後唯一的回應告訴了她出櫃的決定是對的。因著她的出櫃，幫助了這個一直不敢承認自己的學生勇敢說出「同志」兩個字並接受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Wright, 1993)。Wright 的例子證實了教師可透過出櫃提供學生典範並給予支持動力的論點。

反之，當教學者刻意要隱藏身分，常得費神去注意自己的表達方式，免得暴露本相。但這會像「教學時把一隻手綁在背後」一樣的不自在 (Adams & Emery, 1994, p.1027)，日子一久很容易影響到教學者的自信心，甚至有損教學的效果。McNaron (1997)更說這種藏在櫃中的教學是「最深沉的緘默帶出最大殺傷力」的教學方法 (p.49)。

(三) 期望能示範「尊重」是認識與瞭解彼此的不二法門

前面所提的 Johnson (2009) 為了擔心影響工作的保障，在教學中一直不敢出櫃，直到拿到終身職後體會到「教學的目標是要教導學生接受不同，且瞭解到和別人不同並不是一種病態」(Johnson, 2009, p.188)。雖然任教於美國

東北部，很多學生都來自傳統的家庭，出櫃的挑戰性極大，但她決定勇敢面對，以呼應 Epstein 和 Johnson (1994)所強調教育應提供學生機會去聽到、看到或挑戰與原先刻板觀念不同層面的理念。下面是她出櫃過程的後續發展 (Johnson, 2009)：

這日上課學生又問起有關她和丈夫的問題時，有別於以往逃避的作法，她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出櫃，便沉著的回應：「我有伴侶，她是我們女兒的親生母親」(Johnson 2009, p.188)。聽到此話學生反應不一，有人說從沒有碰過同志；有人驚訝的說：「Johnson 博士，您是同志？我從來都不知道，您看起來很正常啊！您的孩子知道嗎？」(Johnson, 2009, p.188)。此話引起哄堂大笑，但也敞開了討論的心門，學生開始提出有關認同、文化、孩子的發展與同志母親的角色等問題，Johnson 一一回答，討論的氣氛比原先想像的還要熱烈。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全然接受，有些學生因此拒修她的課或在繳交報告時附上聖經節來教導她，有些同事則警告她不要用課堂的時間來處理自己的問題。之前隱藏身分時像是有顆大石頭攔在前頭，但出櫃後則要面對輿論的批評，好像沒有一個選擇是完美無缺的，讓她感到進退維谷 (Johnson, 2009)。

Johnson 的故事顯示教授出櫃後未必能得到學生的支持，那教授要如何處理呢？Liddle (2009)的出櫃故事提供一個如何幫助學生學習尊重不同的範例。

事情發生在 1998 年美國南部民風保守的阿拉巴馬州，還沒有法律保護同志的年代。Liddle 第一次教社會學。爲了創造一個可以坦誠討論爭議性主題的教學環境，讓學生體會到「即使與眾不同也可以是成功與快樂」的教學目標，她決定在第一堂課就出櫃。

上課開始先提醒學生這門課會討論到一些有爭議性的主題，也許會跟其宗教信仰的教導不一致。他們可以不同意，但必須抱持尊重的態度，可以批評但不允許有人身攻擊。這門課並非要他們改變宗教理念，但學生有責任學習

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瞭解所討論的議題。之後她在自我介紹時巧妙的加一句：「我的伴侶和我有兩隻貓，我們都愛好音樂，喜歡玩猜字遊戲」(Liddle, 2009, p.192)。在討論同志議題時，以自己爲例提出論點。

之後她注意到每當談到同志時有些學生會坐立不安或迴避和她有眼神接觸。而在那期間當地又發生同志被殺或被放火焚身等事件對學生衝擊很大，她知道學生要在認知失調中找到平衡點應是相當困難的。有個學生就直接表明老師的論點和他被教導的宗教理念大相逕庭讓他很困惑，Liddle 先同理這位學生的感受後便提醒學生大學的教育就是要鼓勵人們去思考、去找答案。在這同時她也提醒自己要尊重學生，勿強要學生接受自己的理念。

期末評量時除了一個學生抱怨「這教授一直在談性取向的問題」外，多數學生多給予很好的評價。其中一個學生的回饋讓她相當感動：

「儘管我和 Liddle 教授抱持不同的觀點，我都可以提出來和她討論。她用鼓勵來開啓我們的關係，尊重每個願意讓她尊重的學生。我尊重她和她的信念，因爲她也是如此的尊重我」(Liddle, 2009, p.193)。

誠如 Fitzmaurice (2008) 所言：「所謂好老師就是懂得自己的學生，並且能夠贏得他們的信任與尊重」(p.347)。Liddle 知道這位學生並未同意她的所有論點，但因著「尊重」讓師生之間的對話可以通暢無阻。一學期下來，這門課比她預期的還成功，在課堂上她示範如何尊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也驗證了只有透過誠實與尊重的對話，才能瞭解與認識彼此的論點 (Liddle, 2009)。

二、大學教師出櫃對教學氛圍的影響－營造出一個有助於學習的環境

Orlov 與 Allen (2014) 針對同志教授的訪談研究，半數的參與者表示在課堂出櫃後，學生的發言變得擁躍，學習氣氛熱絡了許多。一位參與者說：「我的坦誠增進了班上的凝聚感，

打開了學生的心靈...看著他們針對種族及其它議題無所不談的情景，真是棒極了」(p.1038)。另一位參與者表示他出櫃後，學生在寫作時較能勇敢的針對同志的議題提出意見與想法。Nicolosi (2002)指出當她借著討論「同志在媒體曝光度」的議題中出櫃後，學生開始能敞開心胸的探討這個敏感話題，這是她教書以來最有收穫的一堂課。

誠如 Greene 所言：「只有當教師與學生間能夠成為彼此想法的朋友，教育的功能才得以發揮」(Wright, 1993, p.28)。「對話」(dialogue)可促進人們彼此的興趣與瞭解，是學習過程的重要管道。「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可引導出既尊重又有判斷思考性的對話。學習最好的狀況是當教育者、學習者以及學習間能透過故事性的自我揭露之對話方式而有所聯結，從中去引導人們經驗與體會說故事者的感覺(Noddings, 1984; Witherall & Noddings, 1991; Wright, 1993)。當教授坦誠講述自己的人生甚至是遇挫的故事、如何在自我認同間掙扎與克服被壓抑的狀況等心路歷程時，學生會感到被尊重與信任的安全感(Witherall & Noddings, 1991)。一位教育領域的教授建議，要營造有助於學習的環境，「為人師者應多分享所遇到的掙扎、克服的過程與結果，以及從中獲得的學習。每當我們允許學生看到自己所遇到的不確定狀況，甚至是無法以自己專業智慧來詮釋或解決的經驗時，就是在邀請學生加入我們的掙扎中」(Wright, 1993, p.29)。這種彼此接受與關心會促進學生判斷思考的能力，並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Witherall & Noddings, 1991)。Gregory (2004)出櫃的故事就是一個例證。

1980年期間 Gregory 在猶它州一個保守的小城教國際學生英文，那時剛從大學畢業，家人和朋友都還不知道他的同志身分，他也樂得「沒人問就不要提起」。系主任提醒他不要教與同志議題有關的章節，聽從命令但卻有隱藏身分其實是不尊重自己的不自在感。十年後和愛侶住在鹽湖城，幫忙照顧一個小女孩進而領養了她。這時他在社區學院教書，對出櫃抱持著

「努力但卻像是若無其事的矛盾策略」，把家人的照片擺在辦公室或皮夾子裡，當提到愛侶時以「我的丈夫」來稱之。也因此有人把他當成是女生來對待，也有人會反問說：「你說你有『丈夫』？應該是『太太』吧？」他就澄清說：「是『丈夫』，沒錯！」第二學期他改變策略，在第一堂課就幽默的告訴學生：「我不是宗教家、我的論文還沒有寫完、我是同志、有紅頭髮。如果你覺得不自在，歡迎來找我聊聊，或找系主任、或退掉這門課，或做任何你想做的處理。」除了失去一些學生外，這個策略效果還不錯。因他坦誠的開放，讓學生在討論倫理方面的議題時感到自在與安全。他將自己的性取向、道德與政治的論點提出來討論，也鼓勵學生如此做。透過親身示範讓學生能在信任的環境下敞開心胸去澄清自己的倫理概念，期末教學評量時多數學生肯定此種教法的價值。

再來那學期 Gregory 在另一所州立大學任課，上完第一堂課就有人告到系主任那裡去，說他強迫學生接受他性取向的說詞。被系主任叫去問話時，他解釋說自己只是在做自我介紹，並未強迫學生接受自己的觀念。況且課程的目標是要學生從不同的倫理角度針對某些議題做探討，並思考其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上課所用的教科書是系上指定的，其中有一章是關於同志權利的主題，他讓學生選擇想討論的議題，同志議題是學生的選項之一。與系主任溝通後，在下一堂課他特別再跟學生澄清教學的目標是要幫助他們透過對每個議題去釐清自己的倫理觀，他不會以學生同意教授的觀點與否作為評分的標準。並提醒學生如果發現他有濫用職權強迫他們接受其論點時，可反映給他或系主任，聽後學生贊成維持原先的教法。整個學期他帶領著學生針對許多爭論性的議題進行腦力激盪，在認知與社會態度上互相衝擊、反思與統整。最後討論到「性道德」(sexual morality)這個主題，深知在保守的課堂上很多學生不敢提起同志的議題，他順勢出櫃，把自己當成活教材鼓勵學生發問並分享經驗，學生踴躍發問，例如：「你最害怕的是什麼？」「您會不會覺得

若不當同志人生就簡單很多？」若 Gregory 當初選擇不出櫃，這樣的討論就不會發生。

期末評量上許多學生贊賞這門課提供給他們積極與富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原先告到系主任那裡去的學生給他最多的支持與肯定。Gregory 發現透過與學生坦誠的分享和討論，對他自己人生理念的整合相當有助益。檢視自己出櫃的心路歷程後，Gregory 體會到教師在教室裡坦誠的重要性，不僅包括表露自己的性取向、學術上的觀點、道德觀、對政治的看法，也應涵蓋自己的不確定性。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可幫助學生學習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倫理道德相關的議題 (Gregory, 2004)。

三、本研究的目的

勇敢當自己是當人師的要件，但因同志議題容易引起爭議，教授即使想在課堂出櫃也難免卻步。從文獻中顯示，當大學教師坦誠的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與分享從中所獲得的學習時，就是在邀請學生成為自己想法的朋友，塑造一個彼此尊重、信任與安全的學習環境。不僅示

範給學生看如何當真正的自己與尊重意見相左的人，更讓學生感受到支持與鼓勵的能量。然而在文獻中所引述的出櫃故事雖有苦澀的一面，但最終的結果皆是正向成功的，這是否就是出櫃故事的全貌呢？也許並不盡然。基於此，本研究針對處於美國較保守的中西部大學的同志教師進行訪談，目的是想進一步瞭解大學教師出櫃的動機與心路歷程，以便發展出理論架構，作為日後進行我國大學同志教師相關研究議題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參與對象

本研究的取樣對象以任教於美國中西部大學的同志教師為主，一來是取地利之便，二來中西部的民風較保守，與我國對同志的看法較為接近。樣本以滾雪球 (snowball sampling) 方式取得，共有十位，詳細資料 (按訪談順序排列) 如表一所示。

表 1.

參與者的資料

參與者 (化名)	教學職稱/性別	教學年資	學歷	年齡	種族	專業背景
丁	副教授 (女)	15	博士	41-45	白人	諮商教育
史	助理教授(女)	15	博士	60 以上	白人	犯罪防治
安	助理教授(女)	10	博士候選人	31-35	西班牙裔	運動科學
魏	教授 (女)	30 以上	博士	56-60	西班牙裔	心理學
李	副教授 (女)	15	碩士	41-45	白人	藝術
馬	副教授 (男)	10	博士	45-49	白人	心理學
賀	助理教授/大學高層 行政主管(男)	30 以上	博士	51-55	白人	領導
倪	助理教授 (男)	8	碩士	31-35	白人	社會學
謝	助理教授 (女)	17	博士	36-40	白人	女性研究
何	教授 (女)	20	博士	46-50	白人	影片製作

二、資料收集工具

本研究訪談工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教學年資、種族與專業背景；第二部分則是參考 Orlov 和 Allen (2014) 架構六個開放性 (open-ended) 的問題作為個別訪談的大綱 (如表二所示)。

表 2.
訪談的大綱

1. 你在課堂上出櫃嗎？是什麼理由讓你選擇如此作或保守秘密？
2. 如果你在課堂上出櫃，是用什麼方法出櫃？對你教學的有何助益？
3. 如果你在課堂上出櫃，請描述出櫃後對上課氣氛有什麼樣的影響？
4. 從什麼角度來看你認為在課堂出櫃可以提供給學生學習「如何勇敢當自己」的榜樣，並讓學生感覺到教授是瞭解與支持他們的？
5. 從什麼角度來看你認為教授在課堂上出櫃有助於學生幫助學生澄清對同志的刻板印象與學習思考判斷的能力？
6. 如果有同事跟你請教要不要在課堂上出櫃，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本大綱會事先寄給受訪者讓他們瞭解訪談的方向，但在訪問中訪談者會視受訪者的反應，有彈性的修正訪談的內容，以開放性的對談來進行資料蒐集。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徵得研究者所服務學校 Institution Review Board (IRB) 審核通過後，以滾雪球的方式取得樣本，再以電子郵件寄發邀請函。同意參與後，研究者寄上訪談大綱，約定個別訪談的時間與地點。訪談當日先發給受訪者參與與被錄音的同意書。參與同意書上註明研究目的、參與的福利與冒險、參與全屬志願可隨時退出、所有資料都採不記名的方式、內容只作研究用、個別資料將保守密等要項；錄音同意書則註明

錄音的目的以及待研究完畢後則消音以保護受訪者的權益等要項。參與者簽署同意書後進行一次性約一個半至兩個小時的個別訪談。訪談時研究者以錄音機和筆記做記錄以作為謄寫逐字稿的參考，之後將其整理成逐字稿作為主題分析之用。

四、研究方法

學者 (Liamputtong, 2010; Skourteli & Apostolopoulou, 2015) 建議探討主觀經驗與個人對情境所帶來意義之體會的研究，質量的考驗較為適合，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研究之主題分析法，先將訪談大綱寄給受訪者，讓其瞭解訪談的方向。訪談當天以開放性的對談進行資料蒐集，讓受訪者能自由的敘述內心的想法。選擇此法的目的就是讓參與者可以自由的回憶與訴說成長與出櫃的故事，研究者可以從內在的角度瞭解每個參與者在自我認同與出櫃歷程中內心世界的思緒起伏，以及觀察出櫃後教學氣氛、與學生和周遭環境互動的脈絡之改變時內心的衝擊與感受，在從互相比對中找出不同參與者在此心路歷程中所得經驗的共通性 (Creswell, 2007)，再以主題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整理所得資料，並從客觀的角度針對教師出櫃的議題架構出具體的梗概。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是根據學者 (Skourteli & Apostolopoulou, 2015; Smith & Estough, 2006; Smith & Osborn, 2003) 建議的三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先將每個訪談記錄寫成逐字稿，詳細閱讀每份逐字稿後將受訪者想表達的主題 (themes) 標在左邊的空白處。第二步是將所有逐字稿一字擺開，比對標在逐字稿左邊空白處的主題，找出其共通的大主題 (superordinate themes)，標在逐字稿右邊的空白處。然後細讀每個大主題底下的內容、互相比對每個逐字稿，從中找出副主題 (subthemes)，如果必要每個副主題在訂出小主題。第三個步驟則是將所收集的資料逐項以受訪者實際表達的文字或者研

究者融會貫通的陳述呈現在所屬的標題下。爲了尊重個人隱私，本研究以其化名來代稱。在直接引用時若出現「...」的記號則代表該部分的内容已被略過。

肆、結果與討論

訪談資料經主題分析後歸納爲四大主題，本單元將各個主題的訪談內容與相關文獻的探討加以統整歸納後逐一加以探討。

一、出櫃的動機—渴望找到且能當真正的自己

性取向是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環節，基於社會對性別角色持有特定的期望，在成長過程中若發現自己性取向與社會期望不符合卻又不敢啓齒時會感到相當的困擾。李自小偏好男生的打扮，理髮師問都不問就給她剪個男生頭。有次母親看不過去跟理髮師抗議：「你難道不知道我女兒是女生嗎？」高中時，當女孩開始愛打扮，對男孩感到興趣而自己卻索然無味，開始對自己的性取向產生疑惑。媽媽總是嘮叨著要她穿著打扮像女孩子一點，「爲此我和母親大吵一架。其實不完全是衝著母親，而是在和自己鬧别扭，人家說女生應喜歡男生但我卻喜歡女生，女生應愛打扮我卻不愛。常問自己：『我到底是誰？』真想當自己，但怎麼當呢？那時候的我真的很不快樂，幾乎每天都在生氣。」

到 28 歲才向家人出櫃的賀說：「那之前我心理很掙扎，想當自己卻又不敢。因沒法以真正的自己和別人互動，別人也不認識真正的我，感到非常的痛苦、壓力好大。」好不容易跟家人出櫃了，在專業環境的出櫃又是一個關卡，每天去上班心中都很糾結，就像很多同志遇到的苦惱，他也有因不敢表達真正的自己而感到不真誠的壓力感(Allen, 1995; LaSala et al., 2008)。來自巴西的安說：「我那時候最大的困擾是無法接受自己，我是女生卻又喜歡女生。成長於保守的教會環境，不曉得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高中時我也試著和男生約會，但

感覺就是不對...來美國上大學後對自己的狀況較爲瞭解，但因爲擔心他人對同志抱持負向的概念，我告訴自己要很努力，在各方面都要有傑出表現，也許別人就不會注意到我是同志。」

正如 Johnson (2009)爲了當自己選擇出櫃，但之後則要面對輿論的批評而處於進退爲谷中(Johnson, 2009)，本研究的許多受訪者也有同樣的體會，他們無奈的說找自己很難，但想當自己又是另一個關卡，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決定要向家人啓齒時，卻遭到反擊的辛酸過往。何有感而發的說：「家人對子女出櫃的反應過程通常是先『忍受』(tolerate)再『接受』(acceptance)。但從忍受到接受的過程可能會相當久，即使接受了，對子女出櫃後所經歷的人生仍是很難理解。」可能是愛之深、責之切，一聽到子女坦誠同志身分時的反應都是極爲消極的。安的母親就是這樣，因不知道別人會怎麼想，告誡她：

「不要告訴別人。」尼在 23 歲向母親告白，母親回應說：「你讓我非常不舒服與難過。」何提到她成長於一個對同志很排斥，父親常掛在嘴邊「同志都是該死」的家庭環境。「我 20 幾歲時意識到自己對同性女生感興趣但卻不敢說，一直到 26 歲才向母親透露，母親聽到後的反應是：『不要跟你父親說。』過了許多年，我仍不敢親自向父親提起，深怕招架不住他易怒的脾氣，拜託母親幫忙告知，父親聞訊後的反應是：『我知道了，但我不會相信的。』」謝也有類似的經驗，她說初始時父母極力反對。但後來聽聞她一位同志朋友因遭父母反對後自殺，深怕女兒會去輕生，父親態度才較爲緩和下來。

以上的分享道出同志教授尋找自己過程的艱辛，雖然如此，如同 Allen「我要帶著真正的自己進入課堂上」(1995, p.136)的堅持，多數受訪者執著的要當自己，要帶著真正的自己走入生路。一直到 31 或 32 歲才慢慢能夠在課堂與專業職務上出櫃的賀說了一句：「我寧願失去一切，也不要失去自己。」道盡同志們「渴望找到與當真正自己」的心聲。誠如存在主義所指「真正的自己」是遇到困難時不要逃避，以真實的面貌活出自己的價值 (Corey, 2013;

Deurzen & Adams, 2011)，這是受訪者努力爭取當自己的動力來源。

二、影響同志教授在課堂上出櫃與否的因素

雖然每個受訪者都渴望當真正的自己，但對在課堂出櫃的態度並未一致。十位教授中的六位已在課堂上出櫃、兩位覺得沒必要但並不介意學生提問、一位認為有必要但還沒有準備好、一位認為沒有必要且也不會如此做。探究其因可歸納為下面五個副主題：

（一）找到角色模範與親友的支持

「同志不像其他少數民族是屬於家族性的，例如跟隨家人移民來美國，可從長輩的言行中學到如何與他人或社會互動...身為同志好孤單...那時候唯一知道是出櫃的影視名人艾琳 (Ellen DeGeneres)...亟欲當自己卻不知道從何開始時最希望的是可以找到知心人，有榜樣可學。」李的這段話道出同志者的徬徨與需要長輩當榜樣的渴望。未有榜樣可學的同志，其心理的痛苦就像文獻上所指的可能會因怕被嘲笑而躲藏起來，看不到人生的希望，深感到受到社會與輿論的壓力，也因此其自我傷害和自殺率會比一般學生顯著的高 (Blosnich & Bossarte, 2012)。

學生在課堂上最直接可以學習對象就是老師，但老師可能會因隱藏身分無法與學生誠實與開放的互動，而使教學失去了能量 (Orlov & Allen, 2014)。如果為人師者能有鑑於此，反其道而行勇敢出櫃，可能不僅可以增進教學能量還可以成為學生的榜樣。李很幸運的遇到這麼一位老師，讓她出櫃之路找到指引的明燈。以下是李的故事：

高四那年上歷史的第一堂課，任課的男老師在自我介紹時以「我和我的丈夫」來表明同志的身分。因一般社會對同志持負向的看法，多數人為了自身安全寧願隱藏不露，出櫃可是件相當嚴重的大事。第一次聽到有師長這麼自在的出櫃，李好吃驚，邊聽課邊觀察四周，發現同學的反應並沒什麼兩樣。下課後跑到辦公

室去找老師謝謝他的分享，讓她找到認同與學習的對象。老師很訝異的說沒想到自己的出櫃可對一個高中生產生影響力。「我像找到知己一般，毫不隱瞞的說出自己認同上的困擾，並向他請教要如何出櫃。」李讀的私立學校每早全校聚會中師生都可以志願上台做十五分鐘的演講，其中的一次這位歷史老師就分享他的出櫃歷程。「聽他演講時我不斷地把別人對同志的刻板印象和眼前這位為人師表、有氣質的老師做比較，頓時領悟到原來同志也可是事業有成的、也可以是有家庭的。」這場演講給李上了一堂「如何勇敢當自己」的課，便決定申請上台對全校 300 位同學出櫃。「其實上台前我心中滿緊張的，擔心著不知出櫃後同學和家人會做什麼表示，社會會如何看待我。雖然如此掙扎，但我很清楚知道出櫃、勇敢當自己是脫離不快樂的唯一途徑。」演講結束，很多同學上前來鼓勵她，幾個高一的學妹更興奮的跑來謝謝她願意出櫃做同志的榜樣。「成了真正的自己心中坦盪許多，也積極參與同志支持團體。」家人知悉後，「哥哥說他早就看出來了，媽媽要我別擔心說她還是愛我的。而學科學的父親一切講求證據，見我變得快樂許多也沒再多說什麼。」上大學、研究所，她都能坦然出櫃，甚至到目前任教的大學面試時，院長問她：「先生在哪裡高就？」她馬上更正說：「不是先生，是太太！」問其是否會擔心因此拿不到工作，李說：「我寧願先坦白，不要等日後還要掙扎何時要出櫃。」

同志出櫃最怕的就是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愛，賀的姐姐早他四年出櫃，給他很好的示範作用。向朋友出櫃時他們都說早就看得出來，向家人坦承也沒遇到攔阻，他感恩的說：「很慶幸沒有因為出櫃而失去朋友或家人的愛。他們無條件的尊重與接納是我日後能勇敢當自己的動力來源。」尼向祖母坦承時，祖孫同時掉淚並一直安慰他：「沒關係！」之後向母親表明身分，一開始她很生氣，但六個星期後態度就緩和了也更愛他，讓尼更能勇敢當自己。安提到跟姐姐坦誠時，她展開雙臂說：「不管怎樣，我都是愛你的。」而一向嚴肅的父親在她帶女友回巴西

時看出她們關係非比尋常便向安探究竟，安坦然承認後父親竟然接納了她們。看父親已能接受，母親態度也坦蕩許多。「當自己真好，我比過去快樂了許多，謝謝家人的支持。」

受訪者魏提到她和莎在 13 歲就認識，對方父母反對她們交往把莎逐出家門，魏的父母將她接來同住，兩人一起長大。魏說：「我們兩個都是純種葡萄牙裔，葡萄牙人很在乎交往的對象應有相似的背景，所以父母不反對我們交往和結婚。」至今兩人一起生活了 43 年，是彼此人生的重要支柱。前面提到遭父親反對的何，不願攔阻舉辦婚禮也邀請家人來參加，見證她和配偶兩人建立家庭的過程，姐姐一家來參加讓她深感安慰。不久父親病危，何全心照顧他，在生命末期父親已不省人事但卻未斷氣似乎是有事爲了。此時配偶進來病房給何一個親吻並告訴她：「我愛你。」未幾，父親就進入沉睡不久後斷氣，何相信這是父親接受她和配偶並安然離去的一個表徵。父親的愛給了她很大的激勵，專攻電影製作的何把這段故事拍成電影 (*The dum dum capitol of the world*) 贏得大獎，提供給社會做爲同志教育的教材。她說：「身爲同志的電影製作者，我需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說故事給人家聽是幫助大眾減輕同志恐懼症的方法之一。」

如同 Lorde(1984)所指要善待外人就要能夠接受與覺察到對方的不一樣。「忽略不一樣而不去處理它，就是把不一樣當作異常，這會讓不一樣的人感到受到壓抑與苦惱」(Allen, 1995, p.139)。上述故事雖然情節各異，但都可看出櫃過程中若有學習的對象以及獲得親友的支持，對同志們自我認同的的建立，與日後是否也願意出櫃當別人榜樣很有影響作用。

(二) 專業訓練的背景

在訪談中研究者聽到另一個影響課堂上出櫃意願的主軸是專業背景。史在擔任全職教學前服務於警界，33 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倡導警界多元化所招收第一批女警，她是其一，當時沒有爲女警設計的制服，她剪了短髮，穿上男性

的制服與靴子。身爲女警的先鋒部隊，要贏得男警的信任實非易事，向他人訴苦或表現女性的一面等於宣告自己的無能，會被孤立起來。爲了證明自己的實力，她全力以赴與犯人搏鬥，直到犯人就範上了手銬，才獲得男警的認同。且因爲當警察常被以「先生」(sir)稱之，她的身體、情緒與意志力越來越強，也習慣了不表露私人的資訊，因爲那是不安全的。承襲了那樣的習慣，進入了全職教學，她也一樣不會在上課中揭露私人的事。因習慣中性打扮又是單身，有人難免會對她的性取向感到好奇，她的回應是：「我是一個快樂的人。」這樣的專業成長背景讓她對「是否要在課堂上出櫃」的問題抱持著相當保守的態度。學體育的安也說：「長期接受體育訓練，在運動場上被期待要勇猛，而不是去談內心世界。雖然來美國以後因爲大環境較能接受同志，我也慢慢能接受自己，但對這方面的自我表露還是採被動的姿態。」

相反的，對專供強調心理層面的參與者，因在教學中較重視人生的分享，就會深感不出櫃就像「教學時把一隻手綁在背後」一樣的不自在 (Adams & Emery, 1994, p.1027)，甚至減損教學效果，因此都贊成「在課堂上出櫃」的做法。學藝術的李提到從學藝術以來都被灌輸藝術沒有特定的形式，要由衷而發才會是動人的作品。這樣的理念激勵她去探索心中的感動，將發掘到的真正自己表現在畫作上。學藝術的主因一來是從小就受藝術家母親的薰陶；二來藝術是她出櫃過程中很重要的管道。高中未出櫃前做了一個連續性的作品，第一張畫的是一個孩童（自己）及一些對同志的歧視語言，第二張之後的圖畫，把自己越畫越小歧視語越寫越大。她用這樣來表現心中害怕被歧視不敢出櫃的恐懼心情。當老師後李發現「出櫃可讓心靈獲得自由，得以自在的透過藝術來表達自己成長的軌跡，也讓學生透過藝術作品來認識不同層面的我...我很享受藝術的創作，藝術是最好的心靈語言。」何強調在教導藝術時經常會涉及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主題與對話，「若要從主觀的立場來對學生的作品作誠實的評論，我

必須要讓對方知道我是誰，因為我的身分和立場會影響自己對該作品的感覺和知覺...出櫃其實就是我課程進行的一部分。」

在諮商領域難免會遇到同志的個案或教到相關的主題，出櫃對彼此關係的建立相當有幫助，上課也是如此。丁說：「討論同志案例時，我會跟學生分享身為同志所遇到困難與挫折，好讓案例的探討更切實際。」謝說女性教育與研究證明「教師自己的故事以及目前性取向的位置及看法，是最強而有力的教學材料。長期接受這樣的教育與從事性健康的教導，讓我的出櫃變得很自然。況且我所做研究和教學領域就是這一塊，如果在教學中不能適時的出櫃就很奇怪了...我們這個領域有很多文章涉及如何出櫃、忠誠的表達自己目前的狀況與忠於自己成長的歷程。」社會學專業選擇出櫃用真正的自己來教導學生的尼說：「要挑戰學生重新審視對多元文化的看法時，我會先分享自己的故事，這樣做效果真好...它是我教學最好的媒介。」深知最有效的領導者是發自內心真誠自我的賀說：「隱藏性取向，我的領導和教學能力就喪失了大半...除了出櫃外，我別無他路。」

以上兩種不同傾向的實例，凸顯出專業背景會影響到受訪者是否在課堂上出櫃的舉動。受過藝術、心理與社會等專業訓練的受訪者相信藏在櫃中的教學是「最深沉的緘默帶出最大殺傷力」的教學方法 (McNaron, 1997, p.49)，所以選擇出櫃，把自己融入教學中。

(三)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轉變

出櫃是身為同志者的人生中不斷要面對的過程 (Allen, 1995)，其出櫃與否或在何時對誰出櫃也會端視其人生轉變歷程而定。可能會從單身到有配偶、甚至多了孩子，家庭成員越多須出櫃的機會越多，出櫃的方式也變得多元化。

以人工受孕生了女兒的丁說：「成了母親讓出櫃變得自在多了...上課中常會拿和女兒的生活點滴作為教學的例子...談著身為母親的經驗讓我感覺和別人是一樣的。」提到家人時，自

然就把配偶概括進去，就像 Allen 所說：「要刻意去隱瞞自己的家庭狀況是很有痛苦的」(1995, p.138)，丁說：「女兒和配偶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人物，我不願意撒謊。」f 自從當母親後，丁覺得同志的身分在她自我認同裡縮小許多。她要學生知道除了是同志外，她是教授、也是母親。本來從沒想過要有孩子的李，幾年前母親得了癌症而改變心意。為了讓母親能享受當祖母的滋味，她決定接受人工受孕的方式生小孩。有了兒子後，常不小就出櫃了，出去玩時，他左一聲「媽咪」，右一聲「媽媽」，周遭的人不用問就知道他們是同志伴侶。像這樣的例子，有時候她會提出來與學生分享，在提出的同時就是出櫃了，也因為這樣，出櫃的過程變得簡單了許多。魏雖不在課堂上出櫃的倒是常會分享女兒的成長歷程。尤其女兒剛上大學和自己學生一樣的年紀，她喜歡以自己和女兒的互動為例跟學生討論大學生和母親互動的關係，也將配偶與女兒的照片擺放在辦公室。魏說：「她們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所以我將她們的照片擺在辦公室...其實我工作很忙、參與很多活動，扮演很多角色，擁有許多頭銜，同志身分只不過是我諸多自我認同的其中之一而已。」如果學生看到照片問起有關她家庭的事，她不介意分享。言談間可以感受到天下的母親都是一樣的，皆希望子女們能夠快樂的成長，也因此她們相當感恩同志婚姻的合法化，讓其婚姻關係與家庭生活明朗化。

從未在課堂上出櫃的安在三年前結婚，配偶服務於同一個學校也冠上她的姓，校內的同事與學生不難看出她們的關係。有次上課一位學生當眾提起：「老師，我這學期也有修你太太的課。」她順勢回應說：「真的嗎？你喜歡她的課嗎？」這未在計畫之內的出櫃來得有點唐突，但教室氣氛並沒什麼改變。走在一起時配偶喜歡勾著她，人家看到會說：「真羨慕你們兩人的關係那麼好！」這些狀況讓她心裡感到被接受的安全感。

在強調婚姻的社會，有伴侶或身為母親的同志通常會選擇「我配偶...」、「我的伙伴...」

「我孩子另一個母親(父親)…」的被動出櫃方式，這似乎會比單身者向人家介紹「我是同志」簡單許多。相對的單身同志因少了這些管道，出櫃的歷程變得困難許多。一直保持單身的馬提到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早已向家人和朋友出櫃，但在將近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卻一直還沒有在課堂中出櫃的原因之一。

(四) 教學課程的目標

教師在課堂上自我介紹時除了著重在相關的專業背景與經驗，需介紹非專業外的自己嗎？參與研究的受訪者都強調上課的主要目的是在教學，是否要在課堂上出櫃要視課程的教學目的而定。

史強調在教學中最優先的角色是「老師」、其次是「學生利益的爭取者」，至於自己是誰，跟教學的內容沒關，就不用提及。偶而史會把家人的照片放在投影片中做為教學素材，但「那是經過仔細思考確定是與教學目的有關的情況下才會放上去。」安也同意沒有必要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因為那與其教學能力無關。

「我教學很嚴格，且授課的內容是體育科學有關的，沒機會與學生分享專業外的自己。」魏說：「我清楚告訴學生畢業後不介意當他們的朋友，但是此刻我是教授他們是學生，應該專注在學校的課業而非教授專業外的人生。」

相反的，下面幾位參與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相信出櫃可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的目標。賀相信每個人的特質會影響其領導型態，教了幾年書後才出櫃後，可以用自己當例子，與學生分享與討論自己的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性別、同志、教育背景與人格特質是如何影響我的領導型態，教學效果好很多。教博士班時帶很多不同種族的研究生，「坦誠當自己就可以鼓勵少數民族的學生以我為典範，作為追求成功的動力。」

藝術的創作在乎的是誠懇，李說：「我把自己最敏感的性取向曝光出來，也鼓勵學生勇敢的表露自己...希望透過出櫃能有助於學生藝術的創作。雖然完全曝光看似相當無辜，但這卻

是藝術創造中的重要元素。」教電影的何提到：

「一個藝術作品不具有任何意義除非創作者持開放、誠實的心去創作與詮釋它...如果我要學生也能以誠實、開放與自由的心去創作，我必須也要如此做。」教性別和性取向的課的目的是要挑戰學生去省思原有的思考架構，尼會先放相關歌曲來熱身，然後分享跟母親出櫃遇挫的故事。他發現「把講課的內容與自己的人生故事聯結時，那是非常強而有力的。」丁在教授多元文化課談到身為少數族群的體驗時，為了促進更多的討論與瞭解，會告訴學生自己的身為同志在我認同上和出櫃的掙扎...學生回饋說教授這樣的分享對他們的學習很有幫助。

上述的例子支持學者(Noddings, 1984; Witherall & Noddings, 1991; Wright, 1993)的論點，當教育者與學習者能透過故事式的「自我揭露」對話而有所聯結可以幫助學生去經驗與體會到說故事者的感覺，並引導出既尊重又有判斷思考性的討論，那是最好的學習狀況。

(五) 工作環境的安全與穩定的考量

許多受訪者提到工作環境對同志的尊重，是讓他們勇敢當自己的因素之一。曾在私立大學服務 25 年的賀感恩的說：「服務同校的修女開放心胸接受我的同志身分，增進了我自在當自己的勇氣與能量。」何很慶幸一個較能接受同志的國家和時代，她說：「我一位叔叔擔心出櫃會有生命危險一輩子都不敢出櫃，日子過得很痛苦。」申請目前的教學工作時，因為展示的產品是談論性取向有關的主題，如果要面試者瞭解其作品就得先坦誠出櫃。問她為何如此有安全感，她說：「擁有配偶與兒子以及豐富的教學資歷是我安全感的來源，此外同志在藝術領域的創意表現有目共睹，所以我不太擔心人家不聘我。只要抱持開放和誠實來呈現我的創作他們應該會喜歡的。」

但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有如此的安全感，類似其他研究發現同志教師不出櫃是基於身體、心理安全的考量(Bok, 1983; Khayatt, 1997; Russ et al., 2002)，馬也有同樣的顧慮。「我不

曾在課堂上出櫃就是基於安全的考量。教書頭兩年有次被鄰居叱罵，我去報警，警察居然說我不屬於受保護範圍的少數民族。又有一次走在路上，一個卡車司機搖下玻璃窗對我大吼大叫，這樣的經驗讓我感覺得這個城市的人對同志並不友善，所以我選擇沉默不出櫃，免得惹事生非。」在班上只介紹專業背景，案例分析時只就案例來討論，不談自己。馬教的是「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討論主題也會包括同志的議題，常覺得不能真正表達自己，對教學的有效性是一大障礙。他相信若能用自己為例來教學會是相當有利的，真希望能不懼怕的表露自己。研究者問他：「如果有學生對同志議題持有負向的看法，你會跳出來澄清嗎？」馬毫不遲疑的回答說：「當然！我會用自己的故事來澄清事實，只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遇到這樣的學生。」據統計男同志的自殺率相當高比一般人高 10 倍，馬正計畫化不安全感為動力，以質的研究來探討美國與中美洲男同志的壓力感。也期望這些研究可以幫助他克服不安全感，自在的在課堂上自我開放，馬說：「用自己為案例來教社會公義是我的教學目標。」

文獻中提到同志教授會擔心出櫃會影響到教學評量 (Cress, 2009; Ewing, Stukas, Jr., & Sheehan, 2003; Russ et al., 2002)、失去工作 (Johnson, 2009) 或 妨礙昇遷 (Heinz, 2002; Johnson, 2009)，可見工作的穩定與環境的支持也是本研究參與者能否勇敢出櫃的關鍵要素之一。剛到新學校任高層主管的賀說：「申請時我先查看該校『不歧視的策略』(discrimination policy)有涵括「性別少數民族」(sexual minority)，有舉辦同志相關的活動並有同志教授在服務才放心申請。然後我問該校校長：『你記得我是同志、有配偶、是公共同志基金會的理事長，你們在意嗎？』我這樣做是要確定校方能接受我的狀況。篩選會談中，我也向甄選委員坦承自己的身分...到這個年紀不想隱藏自己了，我就是你們看到的我，不能當自己就無法工作。」李也是在面試時就坦誠自己的同志身分，她說：「其實不出櫃比出櫃更需要

勇氣，要擔心何時或對誰出櫃過。我出櫃的日子比不出櫃還長，很難想像不出櫃是什麼狀況。」

隨著教學年資的增長，出櫃的過程是否會自在些？丁說：「剛教書時自己的定位還不清楚，渴望得到學生的肯定所以不敢當自己。」其心態就像 Wright (1993)形容在教書的第一年準備出櫃那種忐忑不安，深怕出櫃後學生不再會尊重她，會把她歸入異類看待一般。還好教書越久工作漸穩定、教學經驗較充足，出櫃的過程越自在，學生的敬重讓她漸有安全感而能勇敢的當自己。賀也提到：「在專業發展的早期常會掙扎的在何時或對誰出櫃。現在工作的環境很支持，對自己的認同較有安全感，就較不會有此顧忌了。」安感恩的說：「我很幸運能在這個社會環境工作，沒有感受到歧視，能自在的當自己。」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見諸多因素都是受訪者是否在課堂上出櫃的重要考量。當然出櫃的過程是強迫不得的，就像 Johnson(2009) 和 Gregory (2004)兩人的出櫃都是循序漸進的。在考慮是否要在課堂上出櫃時，警察出身的史說：「出櫃並無法倖免於受到壓制、歧視、攪擾或論斷，要不要出櫃端視環境是否安全，對同志的身分是否支持。」綜合整理受訪者對這方面的建議，出櫃與否與何時何地出櫃是個人的選擇，要看出櫃真正的動機何在。沒準備好的人不要輕易出櫃免得面臨不知如何處理的危險與衝突。要想清楚優缺點，並衡量如何保持師生間的專業關係與適度的距離。謝說得很有道理：「當你對自己的教學有安全感，知道如何應對學生的負向的批評，或阻止其發生時，就可以給自己創造一個安全與信任的出櫃空間。」

三、大學教師選擇出櫃的教育理念

Crew 與 Norton (1974) 指出：「出櫃不純粹是意識的行動；它是學術的責任」(p. 288)，本研究的許多受訪者也抱持同樣的理念，每次決定出櫃都是基於教育者的責任。其選擇出櫃的教育理念，可歸納為下面三個副主題：

（一）相信最好的教材是由「心」出發

誠如 Johnson (2009) 所提醒的，最好的教材不是光作客觀的假設性討論，而是要能把人帶入教學中那才具有教學意義。所謂由心出發就是要心胸坦盪，做一個裡外合一的教育工作者。然而出櫃是一個過程，出櫃與否都須要勇氣，如 Johnson (2009) 所形容的隱藏身分時像被大石頭攔阻般置礙難行，而揭露的身分又難免會面對輿論的批評，這種進退為谷的感受，在文獻探討中許多例證 (Allen, 1995; Johnson, 2009; Liddle, 2009; Nicolosi, 2002; Wright, 1993) 都可讀出其中的辛酸。

儘管如此，多數的受訪者都有如同 Allen (1995)「帶著真正的自己進入課堂」(p.136)的心志，要把裡外合一真正自己放入教學中。為何如此堅持，教藝術的李強調：「藝術產品本身沒有意義，除非創作者把開放與誠實的心放進去。只有勇敢接受與誠實表露自己，才能有最佳的創作表現。」基於這樣的專業理念，李和何忠於專業守則，用「心」去設計教材，而出櫃是在表露她們的教學是由心出發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教領導的賀相信「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必須以真正的自己來領導人，否則就無法贏得他人的信任。最危險的是當領導者無法接受自己...如此不健康的環境容易誤導人家。」為了給予學生最好的學習領悟，他必須先表露自己的性取向，表示自己是一個接受自己的人，然後才能幫助學生真正體會他的性取向是如何影響其領導模式。心理諮商的教育強調「要能夠用心去同理他人的感受才能幫助人。」本著此理念丁相信出櫃是讓她能夠對學生表達同理心的重要關卡，坦誠的表露自己，用誠心去出發的同理心才有果效，教女性研究的謝強調，其專業教育訓練提醒她「目前所站的位置會影響自己對事情的看法，自己的想法並不是唯一最好的想法」，所以要做一個認真的教育工作者得用心去體會自己和別人的想法。教課時她會先出櫃，好讓學生瞭解她所站的立場及其所表達的想法和看法的出處。教社會學的尼表示其授課的內容涉及很多性取向與社會互動的關係，

如果他不出櫃，他的教學就等於光說不練。沒有從「心」發出的論點，很難打動學生的心。況且在教學中不斷鼓勵學生要用心去創造自己，如果他自己不先付諸行動當學生的榜樣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出櫃變成他課程的要項之一。

遺憾的是馬雖然相信出櫃有助於教學，但基於安全考量，他選擇沉默。和馬有一樣擔憂的人一定不在少數，因此有關單位在推動校園與社區安全時要加強這個區塊的輔導。

（二）相信「自己的人生故事」是給學生最好的典範

在出櫃過程中很多人會感到不自在，或擔心不被接受 (Elliott, 1996)，最需要的是可以找到學習的榜樣，如同 Wright (1993) 的出櫃激勵了一位學生在同學都離開後回過頭來對她坦露自己是女同志的身分，李在高中也因遇到勇敢出櫃的歷史老師而讓她決定出櫃的經驗，顯示教師透過出櫃所提供學生學習典範與支持的動力是不容忽視的，本研究的多數受訪者也同意教師自己的人生經驗是給學生最好的上課教材。

Greene 指出「只有當教師與學生間能夠當彼此想法的朋友，教育才會發生...當我們允許學生看到自己有時候也會遇到不確定的狀況，甚至是無法以自己專業的智慧來詮釋或解決的經驗時，就是在邀請學生加入我們的掙扎中」(Wright, 1993, p.28-29)。要創造一個有助於學習的環境，應用「人師」的角度來經營課堂的學習環境。不同於傳統教育方式強調教授應示範成功的典範讓學生效法才具有教育價值，為人師者應多誠實與開放的講述自己的人生甚至是困難故事，如何在自我認同間掙扎、克服的過程與結果、如何克服被壓抑的狀況等心路歷程以及從中所獲得的學習時，如此作會讓學生感到被尊重與信任的安全感，因而促進學生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Wetherall & Nodding, 1991)。

每個受訪者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方式不一，也視其課程的教材而定。例如教女性研究

的謝會爲了澄清學生對同志議題的刻板印象而出櫃。教藝術的李和何堅信性取向是她們從事創作、表達和評論藝術品的主要根據，所以出櫃是其教學課程的一部分，也是營造一個安全學習氣氛的重要步驟。從教藝術中李發現「當心門打開後，討論就熱絡，創造的能量也被激發了」的奧秘。教社會學的尼會以自己出櫃的掙扎心態來挑戰學生原有的思考架構，他發現「把講課的內容與自己的人生故事聯結，是非常強而有力的」，教諮商領域的丁以自己身為同志在自我認同上和出櫃的掙扎的經驗來促進課堂的討論與增進學生對相關議題的瞭解。

受訪者的經驗顯示儘管每個人出櫃的方式有異，但都是本著「出櫃不純粹是意識的行動，它是學術責任」的理念(Crew & Norton, 1974, p. 288)。他們的出櫃不全然爲了自己，而是相信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可以提供給學生學習的典範作爲行走人生路的參考。

(三) 相信透過出櫃所營造的教學氛圍有助於學生「勇敢當自己」

研究顯示同志學生感到極強的社會壓力，其自我傷害和自殺率也顯著的高 (Blosnich & Bossarte, 2012)，訪談中李也提到同志的自殺率一直是個值得堪慮的議題。如同 Rankin et al. (2010)所指同志學生渴望獲得支持與瞭解，並有榜樣可學，李也相信找到認同的對象可以減輕孤單感，這是減低自殺率的有效方法，因此她會在第一堂課就以「我太太和我..」的自我介紹方式讓學生認識真正的自己。若知道班上可能有同志傾向的學生，她會更明顯的說：「我是同志。」這是受到當年歷史老師所影響。尤其是所教大學位於較純樸與保守的中西部，有同志傾向的學生缺少認同對象。李希望透過自己的分享，提供給學生可以認同的榜樣。對於非同志的學生，也希望她的出櫃可讓他們消滅對同志的負面刻板印象，知道同志也是跟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人生、專業和熱血。而其中當同志學生的角色模範是她主要專注的重點。

尼告訴學生不管與誰互動，他都保持一致。

沒有面具，也不裝假，因爲「人生很短，要善用有限的時光好好當自己。」在他的「我」中，性認同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會以「我過去的男友，他...」的方式出櫃。這樣的表露可讓學生看到他對自己的肯定與尊重，「如果能讓一個學生因我的出櫃後有勇氣回家像家人坦誠自己的性取向，我的公開就有意義了。」安常接受邀請到同志學生社團去分享。她說：「期望我坦然處理與面對自己性取向的態度，可以讓同志學生感受到在這個校園是可以安全與自在當自己的。」

研究者探問身為高層主管的賀：「在這個同志議題還很敏感的時候，你不怕因出櫃而失去高官厚祿嗎？」賀回答說：「我寧願失去一切，也不要失去自己。」就像尼說的：「我希望別人不要老把重心放在我的同志身分，而是去認識我的人格特質和其他特性。」

教授在課堂上出櫃其實就是在示範給學生看如何有自信的當真正的自己，如何追求專業生涯及建立家庭。如此做可以鼓勵少數族群的學生不要自卑，有需要時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爲自己爭取必要的福利。看著教授勇敢的活出自己的本色，可讓學生學會尊重和自己不一樣的人，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對待。且從教授的生活分享中發現不管是誰，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在過每天的日子，追求更好的人生。謝說：「當同志學生知道我的同志身分後，我就變成他們的資源...學生感謝我分享自己及開放安全不批判的空間讓他們能在教室自在的分享性取向或討論相關的議題。」

Liddle(2009)指出透過教師的勇敢出櫃，提供給學生如何當自己的好榜樣，並體會到即使與眾不同也可以擁有是成功與快樂的人生，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也有相同的體會。教授在課堂上出櫃的舉動，傳達給同志學生的訊息就是「我也有一樣的經驗，我是瞭解你們的。」這股支持的動力會增加學生對教授的安全感、信任與尊敬，也是鼓舞他們勇敢站出來當自己的最佳典範 (Allen, 1995; Johnson, 2009; Wright, 1993)。

在鼓勵學生勇敢當自己的同時，更要幫助學生看到「有志竟成」的亮光。有幸受到高等教育又擔任較高的職位，他更有責任與義務要為同志的身分負責，要更開放，當別人的榜樣，用他的影響力來幫助別人。賀提到出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希望能發揮正向影響力幫助學生，尤其是面對還在掙扎的學生，賀說：「我要讓他們看見我以自己為榮，來鼓勵他們也以自己為榮。」他會以自己的故事幫助學生改變「跟別人不一樣是病態」的消極的看法，但也不忌諱告訴學生「身為同志或少數民族，常須加倍努力才能證明自己跟別人一樣好」的事實，讓學生知道要成功的話「消極與退縮不是正確的選項。」社會常會對各種角色設立某些框架並注入刻板印象，但過度同化或遵循別人所界定的框架與期待去走會讓自己失真，賀強調：「做自己」的定位是「要『當』自己而不只是按照社會的期望『扮演』那個角色 (Be “who you are” not “what you are”)。」很多人試圖要跟別人所界定的與某些身分或職位認同 (assimilation)，其實勇敢的按自己成長的步調去長出獨特的自己，才是勇敢當自己的真正涵意。他相信「以真誠的心面對人生，世界之門就會為你開啓；若關了心門，世界之門也就跟著封鎖了。」出櫃讓學生感覺他很好親近 (approachable)，讓他有機會能接近與鼓勵學生，所以他常不厭其煩的提醒學生「英雄不怕出身低」，不管是來自那裡、是何種人，都可以當自己。他說：「雖然我的工作不是服務或勞動業，但只要我出櫃就能夠幫助到人，因此我更得出櫃，誠實當自己...當我將自己全然投入時，教學的效果就出來了。」

丁表示當學生知道她是同志但從生活點滴的分享中又發現她跟其他教授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如此做可提醒學生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夢想，在教育、生涯與家庭生活的追求上，只要願意努力都有機會可按其所願達到目標。「當我願意冒險踏出一步，等於打開了一扇門讓學生能夠敞開心胸與我討論平日不能為人道的心聲」。

上述討論中顯示同志教授也是人，有各自成長的步調與出櫃的方式，如羅吉斯所言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實現的潛能，為人師者若能給予真誠、接納、瞭解以及自由的思考空間，就能幫助學生和自己激發潛能 (Kirschenbaum & Henderson, 1989; Rogers, 1961)。誠如謝所強調的：「你所站的位置會影響你對事情的看法。」教授在教學時要勇敢分享目前所站位置與看法，也請學生表達他們的位置與看法，讓彼此有機會以當時想說的話和行動中互相交流。唯有如此，建立的關係才是真實的。當教授能以真誠的一面對待學生，有機會讓大家從不同角度相互交流學習，才能幫助學生找到真實的自己。

四、教師出櫃對教學氛圍的影響

Orlov 與 Allen (2014) 的研究指出教授出櫃可增進班上的凝聚感，打開了學生的心靈，討論與學習氣氛熱絡許多。本研究受訪者也體會到同志教師在課堂出櫃的正面價值，其對教學氛圍的助益，可歸結出三個副主題：

(一) 讓學生感受到歸屬感並增進師生之間真誠的互動關係

本著「接受不同和瞭解人的不同不是一種病態，是教學中的重要目標」 (Johnson, 2009, p.188)，很多本研究的參與者勇敢出櫃，期望透過出櫃可讓學生感受到歸屬感，並從真誠的互動關係中增強師生互動的品質。

如同巴西來的安「來美國之前因對自己的性取向相當困惑，找不到有相似經驗的人可以聊聊而覺得孤單」的苦楚，校園裡一定有學生正經歷一樣的辛酸，因性取向與他人不同而感到困擾與自卑。遇到這樣的學生，魏會以「我跟你是在同一條船上」來同理學生。安參加「安全區講座」 (safe zone workshop) 學習如何幫助學生，並在門口貼上「這辦公室是安全」的標誌，告知學生有困擾請放心來敲門。尼也提到為了幫助班上可能有的同志學生，他會在教學中出櫃、分享擔心出櫃會遭歧視的困擾、提到身為白人男老師在教少數民族學生有關種族的

議題時的尷尬心情，讓學生瞭解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負擔與苦楚。透過這樣的催化，學生感受到有人瞭解他們的歸屬感，而願意敞開心胸來討論。

教師誠心的分享除了給學生親切的感受外，對增進師生之間真誠的互動關係也很有助益。丁發現當學生看到她如此真誠的出櫃，自然就會真誠的參與課堂上的互動或來跟她談較敏感性的議題。何也說：「因為知道我的性取向，學生願意和我談一些生活上所遇到相關的困擾、開放的表達心理的焦慮與不安。」魏提及有些校友知道她是同志後跟她關係變得很親，把她當專業與成長的學習榜樣。

上述的例子顯示出教師出櫃對提供給學生角色示範的功能，特別是對同志學生具有正向的價值。誠如李所說的：「讓學生看到教師毫不隱瞞的坦露自己脆弱的一面，可鼓勵學生也能夠真誠的開放...這並不是說老師必須分享所有的事，只要願意展現真誠的自己，就能強而有力的把自己展現在創作上。就像畫棵樹，除非你將自己注入裡面，才能把樹畫出活力。我告訴學生每個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個特殊產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用自己的去走出與創造出不一樣的人生。」

（二）幫助學生瞭解與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文化

誠如 Fitzmaurice (2008) 所言：「所謂好老師就是懂得自己的學生，並且能夠贏得他們的信任與尊重」(p.347)。深知在這多元文化的時代，認識與瞭解自己所屬的文化可奠定尊重他人文化的根基，在教授多元文化課時，丁鼓勵學生在自我介紹時把自己所屬的文化層面加進去。輪到自己時，她就告訴學生：「我有配偶也有女兒，是白人也是同志。」透過自我介紹出櫃，不儘鼓勵學生去探究自己所屬的文化、認識同學彼此的文化，也透過教授勇敢的出櫃增加學生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的接受和尊重的程度。也教文化課的魏通常會邀請講員來談同志的主題，但有次邀請的人未到她便開放自己讓學生發問。效果奇好，學生反應說收穫豐盛，

對同志的議題增加了好多的瞭解。

正如 Silin (1999)的提醒「保持緘默者是未盡到教學的責任」(p.104)。謝提到只有與上課的主題有關或是為了澄清刻板印象她才會出櫃。

「我不會強迫人家接受我的性取向，但當學生對同志議題有批評性的看法時，我就會趁機提出來：『你可能覺得你知道同志是怎麼回事，我是個雙性戀者，你認為我是那樣的人嗎？』」此舉通常會帶出很有建設性的討論。有些人這也許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到同志，教授的出櫃是讓學生真正瞭解同志文化與澄清誤解的重要管道。當學生逐漸發現同志教授跟其他人其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時較能自在的與之互動，並能增廣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吸收力。不過謝建議說：「教師要先與學生建立安全與信任的關係，出櫃的時間點要是對的，當心裡準備好且有安全感，這樣的出櫃才會強而有力，而能提供適當的教導。」

此外，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若仍用傳統性別二分法的語言稱呼他人，可能會有偏差而產生尷尬的現象，文獻中的幾位學者都有類似的經驗(Gregory, 2004; Johnson, 2009)。賀提到剛搬到新的工作地點單獨出門時常被問到：「太太呢？」他就得更正對方說：「是『丈夫』不是『太太』。」若要避免此情況發生最好用中性的語言，如用「配偶」或「重要他人」會比「丈夫」或「太太」來得好。用「他們」會比單用「他」或「她」來稱呼他人較不會出現誤解。丁舉例說有時候與學生可能會問到：「那你的先生對教養女兒的態度是否和你不同？」她就會趁機告訴學生：「我的配偶是女性。」讓學生直接看到使用二分法語言會出現的差錯。因為願意出櫃以自己為例，讓學生可以獲得直接的學習效果。

（三）幫助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塑造自己並從「不舒服感」中擴大視野

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勇氣重新塑造自己，這是無庸置疑的教育法則。何在教導藝術時就很重視這個。藝術系的學生喜歡從不

同主題的討論中探討這些主題與藝術創作間的關係，有些議題可能與社會原先設定的尺度不同，難免會有顧忌，何就透過出櫃的示範作用，讓學生感受到在教室出櫃或談論各種主題都是安全的。她的出櫃方式可能是透過演講、講述課程或一對一的對話，也可能透過對作品的評論。有次上一百多個學生大班級的課，第一堂課她讓學生從某個電影情節探討「同志的痛楚」。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不是同志，我的觀點是...」何便說：「我是同志，我的觀點是...」。透過出櫃向學生表明在這課堂上當同志是安全的，可以暢快的討論。何提醒學生：「當你敞開心門後，很多東西就可以放進去。」

很多人都覺得藝術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學門，這反而有助於李的教學，因為她可以用藝術創作的過程來挑戰學生，鼓勵他們勇敢的探索自己。教導創作前她會先出櫃、分享找到自己對她創作的助益並鼓勵學生誠實面對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來表達自己，以自己為創造能量的來源。若學生無法真正的表達自己，李會鼓勵他們去讀藝術家的生平後，得到激勵後再回來創造。學藝術的何也強調，開放、誠實的心是創作的元素。「我自己先這樣做，也同時挑戰學生誠實、開放與自由的心去創作。」

很多學生習慣以二分法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以為很多議題是非黑即白，事實上很多事情都有一體的兩面，須要學會判斷思考，社會才能有所進步。丁從教學經驗中發現若能以自己親身經驗為案例讓學生討論較能產生有效的教育效果。例如丁提到她如何以女兒生母的身分，透過法律程序讓她的配偶領養而取得女兒的監護權等過程，讓學生思考目前法律制度的利弊以及如何改善的過程。因為是來自教授的實際經驗，學生討論時教授可以實際情況加以佐證，效果會比採用光是紙上談兵更有效益。如同 Johnson (2009) 所強調的教學中不要只作客觀的假設性討論，更好的是把「人」帶入教學中那會更具教育意義。本研究的多數參與者會以自己出櫃的故事來將學生引出原先的思考架

構，重新省思「我是誰」，學習判斷思考並激發新的創造能量。

然而根據存在主義的諮商觀點，幫助學生勇敢當自己的最好方法，是鼓勵他們勇敢的去面對所遇到的痛苦與掙扎 (Corey, 2013; Deurzen & Adams, 2011)。李在上藝術課時為了讓學生瞭解什麼是用心作畫的涵意，她會誠實的告訴學生自己的藝術作品想表達的意思，每次談到同志身分時難免有學生感到不自在而低頭不看她。研究者問她：「怎麼處理這種狀況？」李的答案是：「不用太介意。」其實提供學生不自在感也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透過此學生才有機會審視自己原有的價值觀，而能有新的體會，瞭解光是避開眼神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學到如何以成熟的方式處理不自在。「我的出櫃是創造不舒服環境最好的催化劑...班上的同志學生可從觀察同志老師如何容忍不舒適的過程中學到如何面對類似的狀況。」「校園是練習面對挑戰與處理不自在的安全的場所。現在沒學，出社會後遇到類似的狀況就不知如何應付了。」

謝在課堂上分享自己是雙性戀時，難免會有學生感到不自在，還好學校訂有不可歧視以及在課堂上要彼此尊重的規定，可以保障教師的教學權益。謝說：「在 17 年的教學中只有碰過一個學生，她的宗教信仰規定她每次聽到爭論性的議題...一定要出反對的聲音。我提醒她這樣做讓別人很不舒服..學生不一定要贊成，但要容許大家可以自由的討論...那個學生退選但兩個學期之後寫一封信給我，謝謝我堅持立場激勵她去思考如何做適當的反應。」

其實在出櫃過程不是只有教師本身會有心理掙扎，也可能會帶給接受訊息的人很大的衝擊，所以 Liddle (2009) 提醒教師在出櫃過程要尊重學生，勿強要學生接受自己的理念，謝常拿此做為自己的座右銘，「要尊重學生，讓他們感到安全，當學生寫的報告內容有批評的文字時教師要尊重他們的看法，改報告時應著重寫作方法，而不是內容，這樣做就能讓學生感到這是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安全環境。」當學生對她漸有認識與了解後，對同志的刻板印象較

會消滅。有位學生在期末評量表就寫著：「我本來很怕選這一堂課，擔心它會充滿有關仇恨男性或有關同志等的主题，但是這位教授教得很好、很客觀，她教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尼在教學時也常會分享自己向母親出櫃遇挫的故事刺激學生去作反向思考，並提醒學生：「我並不是說你要當同志，或希望以後你的孩子可能會是同志，但是我要你能夠體認到，那是不一樣的人生，像穿不一樣的鞋子在走路，就像我不知道當別種族的人是怎麼回事一樣。」他鼓勵學生在大學要兼顧課內和課外的學習，「在校園裡有機會碰到各種不同的人，眼界要開放，這不表示你要接受每個人，卻要學會尊重個別的不同。如果你現在聽到他人對不同的人有負向的批評語言而感到不舒服，這是好事，表示你的視野已經擴展，你看到較大的世界與圖像了。」

如同 Epstein 和 Johnson (1994)強調教育應提供學生機會去聽到或看到與挑戰原先刻板觀念的不同層面。「保持緘默者是未盡到教學的責任」(Silin, 1999, p.104)。要當「人師」就要勇敢的用本身當教學的素材，「儘管這素材可能會讓學生感到不自在也是件好事」。本研究多數受訪者會在上課時會刻意以出櫃去引發學生的不自在感，他們相信有掙扎痛楚才有成長(growing pain)，不舒服感是來自視野擴展的衝擊，面對新世界與大圖像的突兀感所始然。面對不自在的學生，尼會恭喜他們：「你已經在長大了！」正如李所強調「完全打破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必要過程」，當然在尋找自己的過程可能有酸甜苦辣，「難免看到學生會不知所措的哭了，此時我就會用自己在高中出櫃的例子來提醒學生如何勇敢找到與接受自己。」重要的是從教授分享成長故事中，學生看到也學到要如何「用真正的自己創造出不一樣的人生。」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身為教授用人生故事展示自己選擇的成果，鼓勵學生用他們自己的選擇，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同志的議題在國內仍相當敏感，一般人也較容易以負向的觀點來看待同志族群與相關的議題，所以相關的研究仍相當闕如。再者當提到同志的議題，多數人會聚焦於處理同志個案或學生，而忽略了同志教師也是值得關注的對象。因此本研究的主旨是以質性訪談研究之主題分析法探討大學教師出櫃的心路歷程，「想聽他們說故事」是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再從中去演繹(deductive)出教師出櫃的理論架構。採用滾雪球的方式取得十位受訪者，進行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個別訪談。訪談結果寫成逐字稿，以主題分析得出下面的結論：

(一) 同志教授出櫃的動機

誠如存在主義所鼓勵人們的要不畏困難與痛苦，勇敢的以真實的面貌活出自己的價值。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的出櫃主要動機就是渴望找到並當裡外合一的自己。

(二) 影響同志教授課堂出櫃的因素

雖然每個參與者都渴望能當真正的自己，但對在課堂出櫃的態度並未一致。六位已在課堂上出櫃、兩位覺得沒必要但不介意學生提問、一位認為必要但還沒準備好、一位認為沒有必要且不會如此做。根據訪談結果其影響因素可歸納五個緣由：

1. 找到角色模範與親友的支持

同志者在出櫃過程通常會感到相當的徬徨與無助，極需要渴望有前輩的經驗可當借鏡，若有學習的對象以及獲得親友的支持者，較能自在的與人分享自己的同志角色，當人師後也就較願意在課堂出櫃當學生的榜樣。

2. 專業訓練的背景

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訓練，其出櫃的故事明顯的反映出專業訓練的背景對其在課堂出櫃與否甚有關聯。學藝術、社會與人文科學的受訪者因其訓練與教學都是以人為

主體，較傾向於相信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最好的教學素材，所以在課堂上較會出櫃與分享自己的故事。但若其專業訓練未受此鼓勵者，對出櫃一事較持保守的態度。

3. 個人家庭生活的轉變

本研究有些受訪者在其教書生涯中也同時經歷個人與家庭生活的轉變，從單身到有配偶、甚至多了孩子，家庭成員越多須出櫃的機會越多，出櫃的方式也變得多元化，較能自然的在課堂上以分享家人的方式出櫃；而單身者因缺乏此管道較不易出櫃。

4. 教學課程的目標

本研究的受訪者強調上課的主要目的是在教學，是否要在課堂上出櫃要視課程的目標而定。教人文社會與藝術的受訪者因課程內容著重在生命與心靈探討，相信出櫃可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的目標，也發現能把講課內容與自己的人生故事聯結時，有助於教學效能的提高。有些受訪者則強調教授的主要任務是在教學，課程內容不要涉入非專業外的自己。

5. 工作環境的安全與穩定的考量

如同許多相關研究提到身體、心理安全與職業穩定的考量都是阻礙同志教師出櫃的原因，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有這樣的體會。在職場上經驗到安全感的人比較願意與敢在課堂上出櫃；反之，擔心出櫃會遭到消極待遇者對課堂出櫃一事抱持較保守的作法。如何讓同志者能自在無慮的當自己是整個社會仍須努力的目標。

（三）大學教師選擇出櫃的教育理念

本著出櫃是基於教育者的責任，受訪者選擇出櫃的教育理念，可歸納為三個重點：

1. 相信最好的教材是由「心」出發

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都有很強的動機要找出自己，成為裡外合一，把真正自己放入教學中。因為沒有從「心」發出的論點，很難打動學生的心。要用心去創造他們自己，教師自己不先付諸行動當學生的榜樣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出櫃變成他們教學的要項。

2. 相信「自己的人生故事」是給學生最好的典範

本研究的多數受訪者都相信自己的人生故事是給學生最好的典範，其講述的方式不一，也視其課程的教材而定。然而當教授誠實與開放的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與掙扎過程的體會時，就是在示範學生如何做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3. 相信透過出櫃所營造的教學氛圍有助於學生「勇敢當自己」

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都相信教授在課堂上出櫃就是在示範給學生看如何有自信的當自己、追求專業生涯與建立家庭。如此做可以鼓勵少數族群的學生不要自卑，有需要時就為自己發聲與爭取必要的福利，學會尊重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人，並相信只要努力就可開創自己的一片天。

（四）教師出櫃後對教學氛圍的影響

受訪者觀察到出櫃對教學氛圍的助益，可歸結出三項益處：

1. 讓學生感受到歸屬感並增進師生之間真誠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觀察到教師誠心的分享可帶給學生親切的感受外，對增進師生之間真誠的互動關係也很有助益。當學生看到教授如此真誠的表露自己，也相對的會積極的參與課堂上的互動或找老師談較敏感性的議題。特別是對同志學生，聽到教師出櫃的故事後他們較能和教授們自在的互動，開放的表達心理的焦慮與不安。

2. 幫助學生瞭解與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文化

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注意到透過教師的出櫃與分享同志文化，可鼓勵學生去探究自己所屬的文化、認識同學彼此的文化，也透過教授勇敢的出櫃增加學生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的接受和尊重的程度。

3. 幫助學生在「安全」中塑造自己並從「不舒服」中擴大視野

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同意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勇氣重新塑造自己，這是無庸置疑的教育法則，所以會用自己的出櫃的故事來營造一個安全、開放、誠實的心是創作與學習環境。但很多時候教師的出櫃也會引發學生的不自在感，但多數的受訪者相信讓學生感到不自在也是件好事，有掙扎痛楚才有成長，不舒服感是來自視野擴展的衝擊，面對新世界與大圖像的突兀感所始然。因為完全打破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必要過程，這也是大學教育的目的。

二、建議

在國內相關研究闕如的情況下，本研究扮演先鋒部對進入同志教師的心理世界去聽他們說故事，並將十位受訪者道出的心聲整理成理論架構，可供作未來國內相關研究的參考。但在提出實施上的建議前，先根據本研究的限制所提出的未來建議提出說明：

（一）未來研究的建議

1. 以國內教授為取樣對象以增加國情的適合度

同志的議題在國內的學術研究上仍在起步階段，且多數研究仍著重在同志案主與學生，較少觸及同志教授方面的探討，也甚少有機會聽取大學同志教師出櫃的心路歷程。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理念，本研究以美國的研究文獻為主要的參考資料並以在較為保守的美國中西部大學服務的本土及來自國外的教授為訪談的對象，一來是取其地利之便，二來是因為美國中西部較為保守，對同志議題的社會接受度跟國內可能較接近。再者由於本研究是以滾雪球方式取樣，並徵得同意後才進行訪問，在取樣的過程中，除了一位多次要求調動訪談時間，最後以時間無法配合婉拒參與外，其它十位都按照預定時間接受訪談，並很樂意分享其出櫃心路歷程，研究者得以順利蒐集到資料並進一步將訪談結果歸納成理論架構，作為日

後在國內進行相關研究的參考。然而基於中西文化的差別與對同志族群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對同志教授的衝擊必是有所不同，國內同志教授願意開放分享的程度也許和本研究的受訪者會有程度上的差別。因此在未來研究上，除了建議以本研究的理念架構，針對國內大學同志教授為取樣對象，進行類似的探討，期能對國內同志教授族群在課堂上出櫃的心路歷程能有更深入的瞭解外，由於同志的議題在國內相當敏感，同志教授對出櫃的顧慮與考量、在自我認同上所受到的壓力也可能與國外教授有別，所以在取樣上如能如同本研究一樣以滾雪球方式取得，經得同意後再參與，且在訪問的題項上確保國情的適合度，會讓受訪者在分享時感到自在些。另外如同本研究顧及易受傷害的同志族群，事先經由 IRB 審核通過才得以進行此研究，未來研究也必須嚴格規定如此作，以確保研究倫理、並保護參與者的安全。

2. 數量研究進行實證性的考驗

本研究對象涵掛出櫃程度不一的參與者，可幫助研究者瞭解出櫃過程中的不同心聲。且因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取樣，參與意願較強，特別是已出櫃且能接受自己同志身分者提供給研究者較多的訊息，所以本研究所得的資料較為積極與正向，可能無法代表所有同志教授的心聲。且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重在探索而非驗證，所以本研究的結果不宜作為廣泛推論之用。因此在未來研究上，建議可以根據本研究結果的理論架構轉化成問卷，以數量研究的方式進行實徵性的考驗。

3. 以學生為取樣對象瞭解學生從教授出櫃受惠的程度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關懷同志教師課堂出櫃的心路歷程，然而教師在課堂上的出櫃目的是為了要幫助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所以瞭解學生對教授出櫃感到受惠的程度與教授出櫃動機的磨合程度也是相當值得探討的主題。因此在未來研究上，可以採用質量研究方式針對學生進行小樣本但卻深入的探索。另外也可將本研究所歸結出來的論點轉化成以學生的立場為主的

問卷，以大樣本的取樣方式進行實徵性的考驗，瞭解學生對教授的出櫃感到受惠的程度，並比較同志與非同志兩個群組感受上的區別程度。

（二）實施上的建議

教育工作者不管性別、種族、性取向等的不同，對教育的熱忱是一樣的。當每個教授都能發揮潛能、全心投入，對大學教育功效的提昇就會有所貢獻。如何幫助教授發揮潛能呢？瞭解其需要、特性，給予尊重與接納是相當重要的元素。然而在同志議題相當敏感的社會，多數同志教授可能選擇躲在櫃中，隱藏身分以保護自身的安全，但內心裡卻可能極渴望能以真正的自己投入所愛的教育工作。為了增進對他們的瞭解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探索，因非驗證性考驗，研究結果不宜作為廣泛推論之用，仍待未來更多相關研究的投入以增進其公信力。雖然如此，本研究將受訪者分享的出櫃故事與教育理念，架構出影響其將同志身分融入教學過程的動機、因素、教育理念與出櫃後教學氛圍的改變四個主軸的理論架構，可作為大學院校幫助同志教授在教學定位探索以及協助其如何充分發揮潛能擔任人師角色時的參考。針對此，研究者提出下面五項實施上的建議：

1. 增進對同志教授的瞭解，請打開心門聽他們說故事

提到「同志」兩字 大家很容易把它當作一個負向的議題去處理，或是抱著奇異的眼光卻不敢探其究竟。其實同志跟一般人一樣，都是在追求人生的夢想。本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就發現多數同志教授都很願意分享其心路歷程也渴望被瞭解，而聽故事是瞭解同志最好的方法，也因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撰寫，經過整理歸納出共通性的理念後透過故事性的方式呈現，期望提供給讀者或諮商專業人員一個機會聽到他們的故事，並希望透過本研究結果的拋磚引玉，引發更多專業工作者願意打開心門聽同志說故事，增進對他們的瞭解。

2. 提供相關訓練以增進對同志教授的認識與瞭解

安全的考量是同志教授不出櫃的原因之一，而增加對同志族群的認識與瞭解是營造安全氣氛的方法之一。研究者所服務的大學規定每位員工都要上一門「認識同志」的網路訓練課，以增進教職員對同志的背景知識、心態、常見的困擾等議題的瞭解。研究者的學校也提供安全區講座 (Safe Zone Workshop)，內容包括名詞定義、同志社區常用的記號、同志的種類、出櫃的過程、如何當同志的支持者、如何幫助同志學生、如何保護的同志的安全等主題，訓練的方式包括演講、影片欣賞、小組討論與角色扮演等。訓練後發給參與人員安全標記貼在辦公室門口，如此作可讓其他同志知道該辦公室是安全的。鑑於此，本研究建議國內大學院校可比照上述的方式進行訓練，增進對此族群的瞭解，減少有偏見的刻板印象。

3. 推展尊重多元文化的友善校園

本研究多位受訪者提到尊重多元文化的校園環境，特別是有將性取向納入多元文化的一項，是鼓勵他們能夠勇敢出櫃的原因之一。因此若要鼓勵同志教授能勇敢的將真正的自己放入教學中，大學要訂有不歧視 (nondiscrimination policy) 等相關的政策，以保護同志教授在課堂上不會因出櫃或討論相關議題而受到不當的對待。另外校方應致力於友善校園的推動，增進彼此的尊重，溝通時善用中性語言，如用「配偶」或「重要他人」會比「丈夫」或「太太」來得好。用「他們」會比單用「他」或「她」來稱呼以免出現誤解。讓同志教授和學生跟其他人一樣可以自在的當自己，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下教書就可發揮最大的教育功效。

4. 設立支持性團體讓同志教授從彼此打氣中增進心理的能量

本研究的文獻與受訪者皆表示當同志教授勇敢當自己，將自己的故事融入教學中對教學效果是相當有助益的。但在出櫃過程可能有的掙扎卻是一般人所無法理解的，因此成立同志

教授支持團體可以彼此加油與打氣，增加心理的健康與自信。

5. 以平常心來對待同志教授

誠如本研究的參與者提到「同志」只是他們認同的一部分，像其他教授一樣他們還有很多的角色與任務，不要因是同志就把他們貼上標籤，以平常心來與同志教授相處，讓他們自在的享受人師的角色。

收稿日期：106.3.30

通過刊登日期：106.5.21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駱芳美、郭國禎（2011）。**從希望著手—希望理論在諮商上的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英文部分

- Adams, K., & Emery, K. (1994). Classroom coming out storie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productive self-disclosure. In L. Garber (Ed.), *Tilting the tower: Lesbians, teaching, queer subjects* (pp.25-3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Allen, K. R. (1995). Opening the classroom closet: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elf-disclosure. *Family Relations*, 44, 136-141.
- Blosnich, J., & Bossarte, R. (2012). Divers of disparity: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based risk factors of self-injurious and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sexual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0(2), 141-149.
- Bok, S. (1983).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Corey, G. (2013).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 Cress, C. M. (2009).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classroom: Navigating the boundaries of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esbian & Gay Psychology Review*, 10(1), 13-17.
- Creswell, J. W. (200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rew, L., & Norton, R. (1974). The homophobic imagination: An editorial. *College English*, 36(3), 272-290.
- Deurzen, E. V., & Adams, M. (2011). *Skills in Existential Counselling &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 Dolan, J. (1998). Gay and lesbian professors: Out on campus. *Academe*, 84(5), 40-45.
- Elliott, M. (1996). Coming out in the classroom: A return to the hard place. *College English*, 58(6), 693-708.
- Epstein, D., & Johnson, R. (1994). On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The heterosexual presumptions, homophobia, and schools. In D. Epstein (ed.) *Challenging lesbian and gay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pp.197-230).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wing, V. L. Stukas, Jr., A. A., & Sheehan, E. P. (2003). Student prejudice against gay male and lesbian lectur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3(5), 569-579.
- Fitzmaurice, M. (2008). Voices from withi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s a moral practic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3(3), 341-352.

- Garvey, J. C., & Inkelas, K. K. (2012).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culty and staff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9(8), 1167-1190.
- Gregory, M. R. (2004). Being out, speaking out: Vulnerability and classroom inquiry. *Journal of Gay & Lesbians Issues in Education*, 2(2), 53-64.
- Heinz, B. (2002). Enga(y)ging the discipline: Sexual minor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51(1), 95-104.
- Johnson, S. (2009). Between a rock and hard place. *Feminism & Psychology*, 19(2), 186-189.
- Khayatt, D. (1997). Sex and the teacher: Should we come out in clas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7(1), 126-143
- Kirschenbaum, H. (2009). *The life and work of Carl Rogers*.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Kirschenbaum, H., & Henderson, V. L. (Eds.) (1989). *The Carl Rogers reader*.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 LaSala, M. C., Jenkins, D. A., Wheeler, D. P., & Fredrisken-Goldsen, K. I. (2008). LGBT faculty, research, and researchers: Risks and reward.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Issues in Practice, Policy & Research*, 20(3), 253-267.
- Liamputtong, P. (2010).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inquiry.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Qualitative Inquiry*, 1(1), 16-29.
- Liddle, K. (2009). Despite our differences: Coming out in conservative classroom. *Feminism & Psychology*, 19(2), 190-193.
- Linley, J. L., Nguyen, D., Brazelton, G. B., Becker, B., Renn, K., & Woodford, M. (2016). Faculty as sources of support for LGBTQ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Teaching*, 64(2), 55-63.
- Lorde, A. (1984). *Sister outsider*. Freedom, CA: Crossing Press.
- Luboff, G. F. (1992). *Making decision: Determining the need to be ou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Cincinnati, OH.
- McNaron, T.A. H. (1997). *Poisoned ivy: Lesbian and gay academics confronting homophobia*.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icari, M., & Pazos, (2012). Connecting to the professor: Impact of the student-faculty relationship in higher challenge course. *College Teaching*, 60 (2), 41-47.
- Monifa, A. (1997). Of African descent. In B. Minitz & E. D. Royhblum (Eds), *Lesbians in academia: Degrees of freedom* (pp. 134-140). New York, NY: Routhledge.
- Nicolosi, A. M. (2002). A community's response to hate: Reactions of a college campus to expression of homophobia and heterosexism. *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Inclusive Scholarship*, 13(2), 47-57.
- Noddings, N. (1984).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rlov, J. M., & Allen, K. R. (2014). Being who I am: Effective teaching, learning, student support, and societal change through LGBTQ faculty freedom.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1, 1025-1052.

- Rankin, S., Weber, G., Blumenfeld, W., & Frazer, S. (2010). *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2010 national college climate survey*. Charlott, NC: Campus Pride.
- Rogers, C. R.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Russ, T. L., Simonds, C. J., & Hunt, S. K. (2002). Coming out in the classroom...an occupational hazard? The influence of sexual orientation on teacher credibility and perceived student learning.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51*(3), 311-324.
- Silin, J. G. (1999). Teaching as a gay man: Pedagogical resistance or public spectacle. *GLQ: A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5*(1), 95-106.
- Skourteli, M. C., & Apostolopoulou, A. (2015).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to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s' relationship with research: Motives, 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view, 30* (4), 16-33.
- Smith, J.A. & Eatough, V. (2006).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G. Breakwell, S.M. Hammond, C. Fife-Schaw & J.A. Smith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3rd ed., pp.322-341). London: Sage.
- Smith, J.A. & Osborn, M. (2003).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J.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pp.51-80). London: Sage.
- Stout, J. G., Dasgupta, N., Hunsinger, M., & McManus, M. A. (2011). STEMing the tide: Using Ingroup experts to inoculate women's self-concept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2), 255-270.
- Tetreault, P. A., Fette, R, m Meidlinger, P., & Hope, D. (2013). Perceptions of campus climate by sexual minorit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0*(7), 947-964.
- Witherall, C., & Noddings, N. (1991). *Stories lives tell: Narrative and dialogue i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 Wright, J. (1993). Lesbian instructor comes out: The personal is pedagogy. *Feminist Teacher, 7*(2), 26-33.

Let Me Be Me!!--A Study of Faculty Coming Out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Law, Fang-Mei

Abstract

A Chinese proverb says, "It's easier to get a teacher of classics than a teacher of man," which emphasizes how essential it is for a teacher to be authentic to ensure effective teaching. While authenticity, integrity, and honesty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isclosure, it is not unusual for LGBTQ faculty to keep silent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being stereotyp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what factors and teaching philosophies influence college professors in their decision to come out in the classroom, and whether and how they impacted the climat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ten faculty members from universities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This study collected qualitative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und that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faculty members to come out was their desire to be themselv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faculty member's family suppor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course objectives, life-changing events, safety concern, job security, opportunity to find a role model,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influence whether the faculty member comes out professionally.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ed that faculty members who come out in the classroom believe that the bes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are based on their authentic selves, that their life story could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students to learn from, and that the best educational outcome is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their authentic selves. These faculty members can serve as a role model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who they are and know that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The findings also demonstrated the depth and magnitude of coming out have an impact on the climat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irst of all, when a faculty member is willing to be authentic, it facilitates genuine faculty-student interaction and increases LGBTQ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on the college campus. Secondly, by coming out, the faculty member could teach students to respect their own and others' cultures, to value the essentials of using unbiased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and to challenge them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Finally, by coming out, the faculty member could be conducive to a safety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empower students to restructure themselves as well as to learn to accept and deal with uncomfortableness that pushes them to expand the horizons of their worldviews.

Keywords: coming out, LGBTQ faculty, self-disclosure, sexual orientation, college teaching

Law, Fang-Mei Tiffin University(lawf@tiffin.edu)

